

## 坐看苍台



最准确的解梦者,只有可能是做梦者本人,也就是我们自己。

## 我心我梦

□江徐

下午四五点,无意间看到天上乌云镶了一道金边,阳光依然明亮耀目。生活经验告诉我,一场大雨已经开始酝酿。大雨,没多久就正式落下,由浅入深,像春蚕食叶,沙沙作响。凭栏看雨,手臂触到栏杆的一瞬间感到久违的凉意,以至于几秒钟之内没有反应过来,极速地拐了个弯才猛然意识到,是哦,秋天到来了。四时节气和人事一样,总是在雨天告别。

平常大家总爱说,人生如梦,或许人生并非如梦,人生根本就是梦,一场醒不过来的梦。换个角度来看,夜里做的梦,又何尝不是一段人生,一段如同现实生活倒影的虚实融合的人生。乌云笼罩下,天色不知什么时候黑了下去。趴在窗边栏杆上,呆看雨帘,汽车远光灯前绵密如织的暮雨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借着雨、借着这种感觉,很久以前所做的梦慢慢浮现上来。

为了找寻一个人,我从所在的小城坐飞机去往一江之隔的大都市。从起飞到降落,只需两分钟,这还是我第一次坐飞机。想象着飞机降落时分,正近黄昏,可以俯瞰魔都的万家灯火,光芒璀璨。要找的那个人,是在万家灯火的深处,还是带着半个月的心思行走在两行火树银花之下?下了飞机,来到机场大厅,这里看起来异常空旷,地面铺满又长又粗的死蟒蛇,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作为一重阻碍,这或许是对我决心的考验吧。梦里的我凌空而起,仿佛变成一只小虫子,心里虽然怀有恐惧,还是硬着头皮从蟒蛇正上空飞跃过去。然后就来到杂乱喧嚷的出口。一个陌生人,从马路对面走过来,递上两张贺卡,笑着说是送给我的。我接过贺卡,他离开又折回,又递过来两张。如此反复再三,总共递给我七八张不同风格的贺卡,有的写着“新年快乐”,有的写着“今天快乐”。看起来真是莫名其妙,不过现实中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梦境。走出机场,我就彻底失去方向,只能跟随身边的滚滚人流踏上电梯。能想象么,这电梯实在奇特,完全由珍珠建设成。人站在上面,就像站在浪头上,跌宕起伏,又像过山车,虽然没有扶手,倒也没有摔倒。我就是这样搭乘珍珠电梯,起起伏伏,越过广场上的一片大草坪后终于落地。

梦做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梦与现实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,梦境惯用蒙太奇,用蒙太奇的方式跳跃着向前推进,而现实生活无法像电影里那样,黑色背景上打一句“多年以后”,就跳过了多年的清晨日暮、短灯琐碎。从珍珠电梯上落地后,我忽然置身两栋楼房的空隙之间,面前是一条河流,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河边看风景、织毛衣。一只跑运输的船正好航行过去。我走上前问她,静安寺怎么走?她表示不知道。我转身去问过路的年轻人,对方的答复是:“对不起,帮不了你。”那么,姑且随着路上行人向前吧。我觉得自己没有躯体、没有方向、没有目的,在梦里的繁华都市中孤独地飘飘荡荡。飘进了商场,再次踏上电梯。这部电梯,比之前乘坐的珍珠电梯更加玲珑别致,却是一样的跌宕起伏,起时像在过拱桥,伏时像掉进洼地。商场里,到处琳琅满目,到处繁华至极。但是这些繁华与琳琅于我而言毫无吸引力,我静静飘过、静静旁观,心中无悲亦无喜。又暗自思量,说不定,要找的那个人就在眼前人群中,说不定就坐在路边哪张椅子上呢。于是用心查看每一位擦肩而过的陌路人。经过的柜台上立着化妆镜,我想我应该照一下、整理一下容颜,又不敢掀镜自照,怕看到镜中脸庞苍白、头发凌乱,那模样大概很像傻子。虽然怕着什么,但还是鼓起勇气走上前,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。

大雨落下来的时候,我已经坐进路边咖啡店。透过落地玻璃窗,望向雨中街景。那些雨啊,重重地砸落地面。落到地面的哪里是雨,分明是纷纷的银光闪闪的感叹号。直至从梦中醒来,都没有遇见想遇见的人。

我的生活简单而纯粹,所做的梦却是如此繁复、如此悠长、如此似真若幻又如此意味深长。有朋友知道我常年多梦,建议我服用某种药物,又主动分享一些办法以助睡眠。我一向不爱多做解释,只回“好的”。一夜黑甜,固然难得,倘若做梦并未影响白天的精神状态,我倒是非常乐意春梦、夏梦、秋梦、冬梦不断。

很多年以来,我一直保持记梦的习惯。每天早上醒来后,全身保持不动,眼睛也不急于睁开,就这样静静躺着,以便专注地回忆梦中情景。有时,梦中的情景包括细节,很轻易就能呈现;有时,尝试多遍,始终印象模糊。观想梦境,记录梦境,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内观和书写练习。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梦的理解颇得我心。他说,梦不仅是一种交流行为,同时也是审美活动和幻想游戏,可以满足人类潜意识中最深层的需求。这种诗意的眼光,大多数人那里是没有的。做梦让我多了一份人生体验。

审美、幻想、游戏、疗愈,梦之于我意味着这些。有时的梦境能治愈心灵深处的创伤,有时的梦境又能够给当下的困扰带来启发。而有时一旦想起来,梦不过是潜意识的反映,好比炒冷饭,没有神秘性可言,就会深感沮丧。乐观点说,正因为梦是潜意识的反映,才能作为一面镜子,借它观照自己幽微隐秘的内心深处。这世上最好的解梦者,不是周公、弗洛伊德,或者其他哪位心理学大师。最准确的解梦者,只有可能是做梦者本人,也就是我们自己。

如果每个人一生要做四万八千梦,那么,这些看起来光怪陆离又似真若幻的梦,必定包裹着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梦核。我的梦核就是——爱与自由。梦中的大蛇、珍珠电梯、寻寻觅觅的旅途、起起伏伏的漂泊,梦中的大雨、咖啡店、纷纷的感叹号,似乎都在提醒我看见自己的执着。只要是认定的事,就会不顾一切、一意孤行,即便一条道走到黑,也要在黑夜里徘徊。那种浓烈而绵长的执着,就像冯延巳的词:“一晌凭栏人不见,鲛绡掩泪思量遍。”就算无人见,也愿一直凭栏,也愿千回百转思量遍。只不过到后来,痴痴思量的,不再是别的,而是自己的心。

## 大部头不等于大作品

□李新勇

字而已,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。相比之下,普希金《鲁斯兰和柳德米拉》《高加索的俘虏》《科洛姆纳的小屋》《铜骑士》等叙事诗,虽然是翻译作品,语言的准确程度存在一定合理误差,虽然也有一定长度,但大师的诗歌处处都闪耀着诗歌语言优美的光辉,到处都是意味深长的句子,而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让人叹服。

更别谈那些除了长,便没什么值得言说的、长达数十万字的散文——尤其在一些回忆性文本之中,从头到尾不过是在唠唠叨叨讲述自己“光辉灿烂”的过去。在这样的文字中,你看不到时代的印痕,不存在历史的反思,更鲜有人文关照,充其量,就是一堆文字而已。

作者没有写累,倒是读者累得读不下去,这是怎样的一种创作和阅读体验?大作品不是以篇幅的长短来界定的。文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字数的多寡。

一辈子主攻短篇小说的马克·吐温、欧·亨利、杰克·伦敦等短篇小说大师,他们的作品篇幅虽小,但却因其深刻的精神品质和艺术魅力而被世人铭记。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伟大,并非因为篇幅的长短,而是因为它们所折射出的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普遍的真理。

在我读过的体验感最差的小说中,《尤利西斯》是最突出的一部,这部小说就写一天的事,80万字,别跟我谈什么艺术上的独运匠心,你就是一秒钟不停地朗读,24小时读完这浩浩荡荡的80万字,那难度也不是一般读者扛得下来的。

我们并不是反对长,《红楼梦》《战争与和平》长不长?长!但它们之所以能被誉为伟大的文学作品,并非仅仅因为它们的篇幅宏大,而是因为它们蕴含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成就。这些作品通过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、对社会的广泛描绘,展现了人类生活

的丰富多彩和复杂多样。

在“新”“快”占上风的阅读语境中,在注意力最为匮乏也最为珍稀的时代,不管是长篇小说、长篇散文、长诗的创作,本应受到尊重,这些西西弗斯式的创作努力和创作实践,不但使作家的独立人格获得彰显,也标志着作家的成熟,仿佛作家是在用“长篇”对消费主义、媒体社会、网络世界等共同造就的无物之阵的突围。

可是,我们还应该明白,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最合适的体量、声量和长度,比如诗歌《致橡树》的存在,不应该是长达万言的长诗;散文《白杨礼赞》也不应该是三万字的长文。古今中外,写作与用兵之共通之处在于:要言不烦,意到词尽,以尺幅纳江海,以白驹驭万乘。小说《活着》《哈吉·穆拉特》《塔拉斯·布尔巴》都只有12万字,它们都不缺对命运无常的叹息和对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表现,他们是实实在在的长篇。

莫言曾经说:长篇必须有一定的长度、密度和难度,这是它区别于中短篇、“是其所是”的重要特征。如果一部长篇只是“一部拉长了的中篇”,那这就是一部失败的长篇。长篇就是要长,不长叫什么长篇?信息量要大,它的密度要与浩大的篇幅相匹配;还有难度,在结构上、在对时间的处理上、在对故事的艺术经营上,要制造更高的难度。

从莫言的“三度”看得出来,作家在创作时应当认识到,篇幅的长短并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,正如一个人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其身高或外貌。一部作品是否伟大,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触及人心、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

作家应该对文学抱有一种敬畏之心,倾注全力去打磨每一篇作品,而不是单纯追求篇幅的增加。

大作品不是以篇幅的长短来界定的。文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字数的多寡。

## 字韵歌风

在当代文学界,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,文学作品的篇幅不断增加。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传统上以简洁著称的诗歌领域,就连以往难以扩展成io大文的散文,也开始向着更加庞大的体量发展,动辄一两万字,更长的达到上百万字。图书的出版也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厚,像本字典犹不足,动不动就是16开甚至8开的城砖。

在许多人的观念中,“大部头”似乎成了“大作品”的同义词,又长又厚的篇幅被错误地视为深刻思想和卓越艺术成就的标志。是不是长就好?长就有分量?这些长文中,确实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作品,但更多的作品是为长而长、为厚而厚。这些从形式上做好了“大作品”范儿的作,忽视了文学价值的真正所在,即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。

先不拿当下的作品说事,因为谁都不知道若干年以后的事情。就以我们传世的作品来说,不管散文、诗歌还是小说,都是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具有大境界的大作品。而大作品的标准并不是以文字的长短来评价的。例如,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、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以及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,这些篇章并不长,但无疑是大作品的代表。它们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、成为传世佳作,是因为在有限的篇幅中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表现。无论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、对现实现实的犀利批判,还是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描绘,这些作品都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征服了无数读者。

再比如中国最短的远古民歌《弹歌》,只有八个字:断竹,续竹,飞土,逐肉。“断竹,续竹”是在描述“弹”的制作过程,意思是经验丰富的猎人先将竹折断,选取弹性最足的部分绷上一根弦,制成一张威力无比的弹弓。“飞土”是指寻找到猎物,瞄准,将坚硬的泥制弹丸或者精挑细选的石头射出去。“逐肉”是前面一系列行为的结果,那就是击伤或者打死了鸟或者兽之类的猎物。这首民歌,可以在猎人出猎之前演唱,用充满期待的类似于祈祷的声音演唱,祈祷猎人满载而归;也可以在猎人带着猎物返回部落的时候演唱,以对天地万物感激感恩的腔调,同时赞颂猎人的英勇无畏。看看,八个字就将当时人的聪明才智表现得淋漓尽致,真实地反映了原始部落氏族的狩猎生活。

反观当下的一些所谓长篇巨著,它们往往难以在其中发现那些能够触动人心、引人深思的经典句子。当下纸媒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。雪上加霜的是在越写越长的文章中,找不到几句如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那样意味隽永的句子,更找不到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那样令人刻骨铭心、可传千古的佳句。

当下最受人作践的是诗歌,且不说各种AI(人工智能)软件都有诗歌写作功能,让一些野心很大而才华很少的所谓诗人动不动就吃上“抄袭”的红牌警告——“读一首好诗”“阿独写诗”曝光的诗坛抄袭事件之频繁、之面广量大,让人对诗歌这种文体失望;单说诗歌的长度,动不动就是一本,动不动就是几百行几千行,细看之下,把诗句像散文那样拼装起来,姑且将此诗当“散文”都不合格。在这些文字中,时代的印记模糊不清,历史的反思缺席,人文关怀更是寥寥无几。这样的作品,无论其篇幅多么庞大,也只能算是堆砌在一起的文

## 兼得斋夜话

习气是艺术创作的大敌。

## 画家习气

□杨譔

白石老人最反感“画家习气”,他在《题(兰花)》时说:“凡作画,须先脱尽画家习气,自有独到处。”在《题方伯雾画鸡》时又说:“画家习气全删去,昂首超群顿(顷)刻时。”

白石老人是一位力主创新、务求有个人风貌的画家,他所说的画家习气,指的是那些陷入习惯性、固定程式的画法、物象造型及风格。学画须要学研古人、参考他人,如何学?学什么?学习者自己必须拿定主意。

白石老人在与胡葵谈临摹时说:“我是学习人家,不是模仿人家,学的是笔墨精神,不管外形像不像。”他一生作品数万件,也形成了自己的“模式”,但他的“模式”与众不同:用朴实的手法,对生活进行提炼和概括,一画一法;生活是活的,因此他的模式也是活的、变动不息的;不断变动的模式最终构成了“齐派”风格。

凡画家,要想做到没有一丁点儿习气很难,等于把自己逼进一条唯有创新才能找到出路的小胡同。不把自己当成画家的画家则无此隐忧,画画是他们抒情、记事、偶尔换取衣食的手段,徐青藤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。青藤笔下的蔬果、虫鱼、花卉、山水甚至人物,因物造形、随机生奇、戛戛独造。他之画画,仿佛“墨谜”。

习气是艺术创作的大敌,眼下最常见的画家习气有以下几种:

一是抄袭拼凑中外古今图式,或把多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混搭进一个画面,以示渊博博学。但画虎不成反类犬,作品反显浅薄,遂多伪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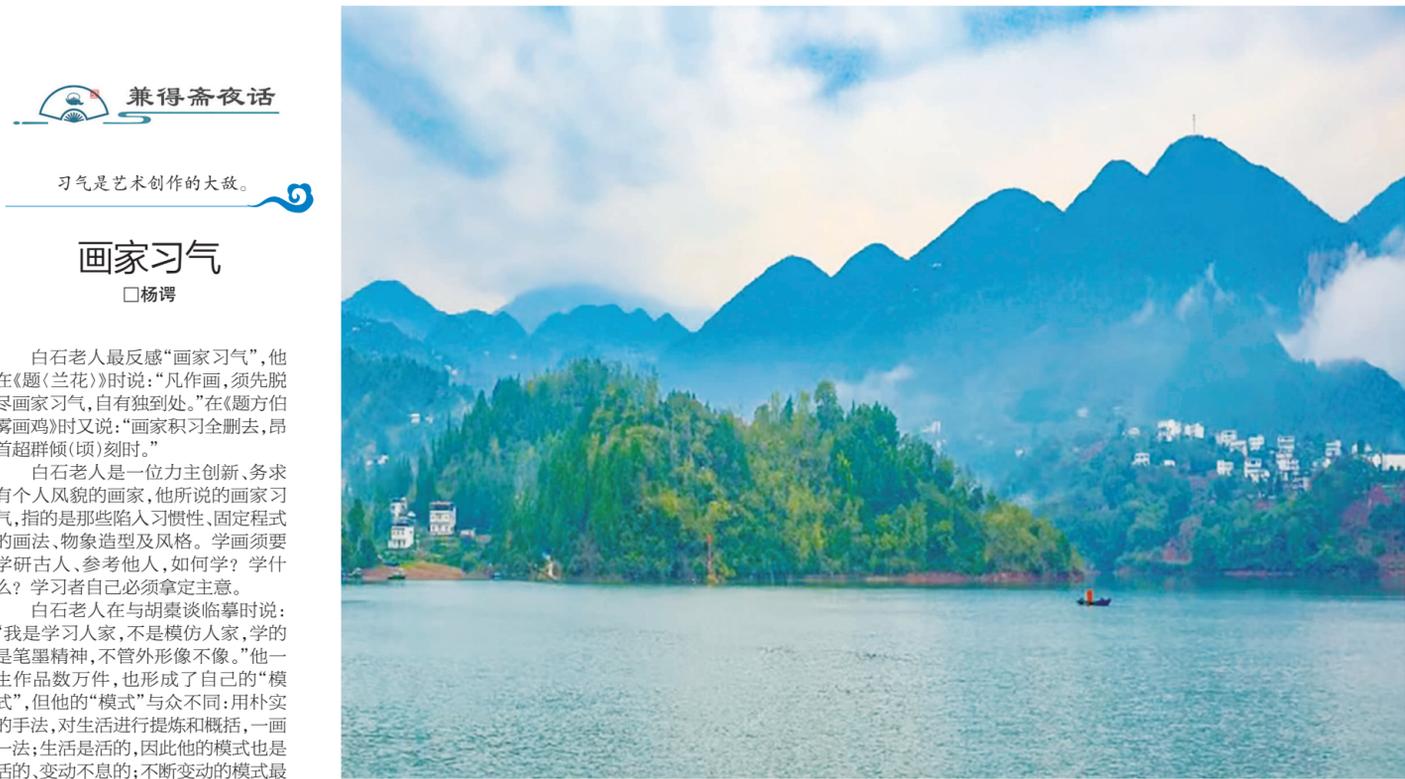
二是模仿国展获奖作品风格、市场热门作品样式,罔顾自己个性专长。人云亦云,朝秦暮楚,世俗气炽烈。

三是用现代科技手段代替深入生活、写生、基本功。把捷径、投机视作成功之道,画作多商人气与江湖气。

四是不厌其烦地复制或他人画熟画老的题材、图式,哪怕毫无感觉了也不要手,此为陈腐气、土气。

五是抱紧教科书不松手,畏之如铁律,创作、评判均以此为标准,凡有不合,即视为缺点。此类画家之作多板刻气、匠气。

昔年在某高校进修,老师说:“做人要老实,做艺术要不老实。”老师所说的“不老实”是指要“变”,要有“艺术性”。如今反复思忖,觉得“不老实”三字易致歧解。况为艺之最终目的,不应止于一个“变”字,而是培育艺术家对待生活和艺术像赤子一般的真诚。唯真诚,方能恒久如一地坚持探寻艺术之真谛——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



## 青绿 吴有涛撰

新官肩上承担着继往开来的重任。继往开来,无缝衔接无开来。而继往,不仅是“接位”,还要“接力”,更要“给力”!

## 新官必须理旧账

□凌云

响个人仕途,认为在一张白纸上画新蓝图,比理烂账、坏账容易,既省事还容易出成绩;还有因为平庸不能理……但根子上都是政绩观出了偏差,个人私心杂念作祟。

政贵有恒,治须有常。新官理旧账是分内事,是必须的。无论是“新官”还是“旧官”,都是人民的公仆,都是在为人民服务。岗位的任职是有限的,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连续不断发展的,没有一个人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,但政府施行的政策、作出的承诺、未完的工作,绝不能因为班子换届、干部交流等组织人事变动而中断。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,对于新官来说,肩上承担着继往开来的重任。继往开来,无缝衔接无开来。而继往,不仅是“接位”,还要“接力”,更要“给力”,即既要清理好旧账,更要谋求新的发展。只有保持好政策的连续性,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,同时根据新情况及时调整不合适的发展思路,才能推动事业不断发展,这是使命所在、职责所系。

新官“理旧账”,也是“立新功”。除旧布新才能轻装前进,“旧账”未必是“烂摊子”,“真窟窿”就是创新绩。创新并不是与以往的工作相互割裂,面对优质的思路与办法、符合本地发展的经验与举措、优良的传统与作风等,都需要继承和发展。

## 从政杂谈

某单位一把手新官上任后干劲十足,但对前任任期内的事情“置之不理”,还辩称“前任的事不是我为,不归我管”。于是遇到老矛盾绕道走,碰到老问题丢一边。

现实中,新官不理“旧账”并非个别现象,在一些地区、部门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。新官上任不认旧账,使一些经济民生问题“求解无门”,一些合同、约定成为一张废纸,不仅寒了老百姓的心、凉了企业的信心,影响了经济民生高质量发展,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。

什么是“旧账”?这里说的“旧账”,可能是前任或前几任一直在做但还没有做完的事情,可能是长期积累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,也可能是之前的某些因素造成的一些“烂账”“坏账”,或者有人讲的需要“擦屁股”的事情。

新官不愿理旧账,究其原因,有的是懒政、不想理,觉得“遗留问题”太棘手,解决了也是给前任“抹平贴金”,自己则是顶着磨盘唱戏——吃力不讨好;有的是怕惹事不敢理,特别是一些“糊涂账”“烂账”,成因错综复杂,弄不好自己深陷其中,不想蹚这个浑水;还有的为私不愿理,怕影